

2013年，訪問韓志勳，因為他的九十有一個展。闊別四年，再訪，因為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頒予「亞洲藝術大獎」。同獲此獎項的還有杉本博司等傑出藝術家。頒獎禮數日後的早上，和攝影師再次來到韓志勳的宅第，和煦的陽光、典雅的端硯、躍動的巨幅畫作，就如四年前一樣，和韓志勳伉儷渡過愉快的上午。



《獨語》，19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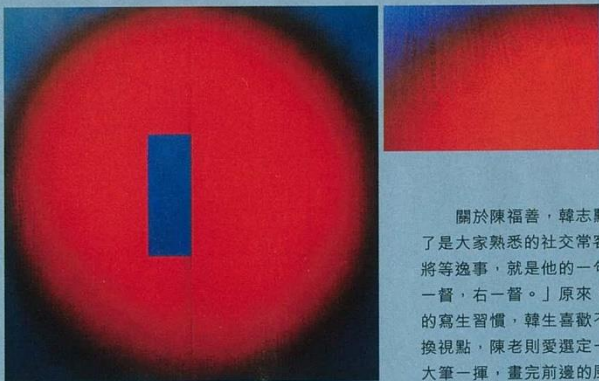
《無岸》，1965

《蝶風》，1971

亞洲藝術大獎之後

# 再訪 韓志勳

掛於韓宅大廳的巨幅作品，遠看中間的藍色塊在跳動，近看畫布上有細細淡淡的詩詞。



關於陳福善，韓志勳的印象除了是大家熟悉的社交常客和愛打麻將等逸事，就是他的一句話：「左一瞥，右一瞥。」原來，關乎二人的寫生習慣，韓生喜歡不斷走動轉換視點，陳老則愛選定一個位置，大筆一揮，畫完前邊的風景，再畫左右兩邊。

## 瀑布一般的氣魄

這些五、六十年代的圈中笑談，其實反映了韓志勳日後的創作路向，看他五、六十年代畫作，很快便由風景寫生，跳躍至Franz Kline的抽象表現主義。厲害的是當中還有中國傳統書畫的養份，所謂

私塾，打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，後來入華仁書院，學習西方文化和美術。歷經二戰逃難，後來回到香港在郵政局任職，閒時開始藝術創作，就在這時結識陳福善。他和陳福善等人假日一起到郊外寫生，畫下了不少香港風景。

因着「亞洲藝術大獎」，循例問下得獎感受。今年九十五歲的韓志勳有勁的回了一個字：「慣。」

## 三大家，開風氣之先

在旁的韓太蔡切姿笑他「牙擦」。韓志勳「牙擦」得起。他如假包換的獲獎無數，包括1969年成為首位獲洛克菲勒三世基金藝術獎助金赴美的香港藝術家。和他同輩的有呂壽琨、陳福善，都是開風氣之先的藝術家。三位藝術家之中，韓志勳是無師自通。呂壽琨有家學淵源，韓志勳憶述：「陳福善讀英國的函授課程。」韓氏幼年讀



01. 韓志勳，五六十年代的風景作品  
02. 韓志勳的「風」字印章。  
03. 韓志勳親手塗的端硯，硯面的刻字剛勁有力，可見藝術家的國學修養。  
04. 年輕時的蔡切姿。  
05. 底片上的韓志勳。



《字頓》，1994



《如是》，1968

的中國筆墨用於人們眼中的西方藝術，一點也不含糊。

六十年代，韓志勳開始研究絲印版畫，那時沒有電腦協助，所有東西靠人腦人手一揮而就，一系列的作品《火浴》、《蝶風》、《如是》、《漸頓》，一個圓蘊藏了宇宙、色欲、永恆的瞬間，還有中國文化傳承。蔡切姿指其中一幅作品，只有左下角是圓角，其餘都是方角，笑笑說：「這是高手的展示。」獲獎獎金到美國交流，隨後往南美遊覽影響他一生的伊瓜蘇大瀑布，得出了「一瞬千瀑」的感悟。往後的作品，尤其是書法，份外覺察韓志勳的氣魄，「一樣的劍，千樣的法」。

韓志勳其中一張叫人愛不釋手的書法是「滂沱晝夜，一瞬千夢」。人生匆匆，韓志勳的藝術生涯起步較遲，卻比同輩走得更遠，二千年前後，他曾輕度中風，卻沒有影響創作雄心，病後仍舊寫書法，玩篆刻。他有一方印章，左邊是風字，右邊卻留白。是藝術的未知，也是人生的留白。最後請他談談對當下藝壇的看法，他只是輕輕的說一句：「還不是水墨。」